

漂流北美



陈霆▲著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

漂流

北美

陈遵▲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漂流北美/陈霆著. -北京:中国文学出版社,
1998.9
ISBN 7-5071-0491-5

I. 漂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4562 号

漂流北美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:100037

发行部电话:(010)68320635 68326644-2372

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9.25

字数:197 千 印数:1-10000 册

ISBN 7-5071-0491-5/I·428

定价:16.20 元

人生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漂流

——作者

序幕 /1

第一章 寻找 纽约

到纽约的第一天,就被宰了三刀 /9
出国是为了自己住 /12
因为这里是纽约 /13
曼哈顿是她唯一感到放松的地方 /20
来自加州的人 /23
我的梦想不是纽约 /25
到加州去! 到加州去! 母亲说,年轻人不会
等,一分钟也等不住 /27

第二章 加利 福尼亚

他去长滩的目的,是搭船去墨西哥 /32
“我的生活需要一个改变。你有过这种时候
吗?”那个加拿大人问她 /34
一坐到方向盘后面,就想无休无止地
开下去 /40
长滩的傍晚格外地长 /44
美国医生也“下海” /46
杨帆遇到了美国人最怕发生的事 /48
洛杉矶找工 /53
有人自愿做她的免费经纪人 /61
布兰恩说,问问你自己,到底最想要什么 /65

第 三 章
从 西 向 东
漂 流 记

洛杉矶式的约会/71

有些爱情,宝贵就宝贵在“当时”/77

迈阿密那个黑人美男子/88

你只要唱着歌,踩着油门,加州

就飞过去了/95

大漠赌城——拉斯维加斯/102

跨越大峡谷、德克萨斯/109

新奥尔良的狂欢/113

“爱情不是必需的,少了它,心中却也

荒凉。”——三毛/116

新奥尔良什么都有,就是没有耐性/120

在这个疯狂的城市里,每个人的生活目标都

是“现在”和“今晚”/128

如果在新奥尔良都高兴不起来,你就根本

是个不快乐的人/133

到另一个世界旅行一把/136

再向东开,反正公路到处都是/141

任何一座城市,可以是家,也都最终

不是家/144

华盛顿的一段生活/147

外国人里的“阶级斗争”/152

第 重
四 回
章 纽
约

- 安家落户在“村落”/155
潘玛拉的女人逻辑/159
纽约的中国单身女人/161
曼哈顿的联姻会/165
活在梦想和失落中的纽约男人/168
村落里的好厨子/174
喜欢男人的男人/177
你肯定他是你想嫁的人？/181
我这次来，是要娶你回国去/189
人人都在告别/196
漂流成了她的生活方式，就像酗酒
那么规律/201

第 从
五 东
章 向
西
漂
流
记

- 纽约市外的世界竟这么美丽/208
失踪的女孩/213
我倒是希望像你一样，做个吉普赛人/215
孤身拜访芝加哥/217
西出阳关无故人/220
天上掉下个“陨石”/224
西部传奇/231
大平原上的搭车客/233
汤姆终于摘下棒球帽，露出一头小麦一样的
金发/234

南达科他州的道路/243

“坏地”历险/247

汤姆不是个平庸的美国人/252

行驶在地球上的感觉/255

黄石——原野上的恋爱/259

伤心的蒙大拿/264

“蒙古厨师”在犹他州/269

她从落基山中醒来了,居然人还活着/272

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
筋骨……/275

尾声/282

后记/290

序 幕

姐姐：

又是几个月没给家里写信。这段时间，我又开车跨过了整个美国。

路上太多奇遇，怕你们担心，所以走完了再写信。

漫漫长路上，我一边看风景，一边和我遥远的朋友布兰恩说话；录了整整十盘磁带，给他寄过去。他也在旅行和闯荡中，经常给我寄来他的新歌。

布兰恩来自加拿大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莫名其妙地喜欢那个国家。

在旧金山的加拿大领馆面试后，我终于拿到了移民签证，再过几小时就要“登陆”加拿大了！

在荒山中开车时，最强烈的感觉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生命太渺小了！如果翻车死在深山或沙漠中，或是受伤，真是八小时没有车经过我。即使警察发现了我，我的钱包里既没医疗保险，又没联络电话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，从哪儿来，到哪儿去，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开车，父母又是谁。就像一个人在北极行走一样，干干净净，无牵无挂，死了就死了，变成冰雪的一部分，从此消失。反正大家都要消失。

在那种时刻，我不停地告诉自己，必须小心开车，不能死。

可是此时，在旧金山机场等候去多伦多，重新想想自己的一生，竟觉得：可以死了，什么时候死都无所谓了。这个世界我看过了一遍，活过了一圈，在这个星球上，我没有什么遗憾了！

姐姐，我的一生中，还没有像此时这么渴望在一个公寓里住上超过一年，不再和周围的朋友匆匆告别，不再长途旅行，不再寻找，不再约会新的男人，不再在路上。我渴望能有自己的小家，渴望落地生根，不再漂浮。

旅行过，闯荡过，经历过，体验过，一个人用脚把这个杂种混杂的世界走完了。我强烈的好奇心终于满足了。

小 帆

杨帆的计划，是先飞多伦多“登陆”，再赶到纽约帝国大厦顶上去会汤姆——那个掉进她车里的“宇宙陨石”。这一次，她再也不要离开他了！不管他在哪里，她都会把车运到那里。

“哇！你要移民加拿大?!”

身边一同等机的一个脸色发红的新加坡女人和她聊了起来。

“告诉我怎么移，我也想住到那儿去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里的华人超市多得数不清！中文是多伦多第二大语言呢！吃得比美国好，还提倡多元文化！”杨帆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对她来讲，加拿大：辽阔，平和，红叶，欧洲色彩，还有，它是那个吉他手布兰恩的家！这就是为什么她喜欢它。

也许，也许她真的会在加拿大住下来，谁知命运如何安排她的下一步呢？目前她要赶的是两个日期——“登陆”的最后日期和与汤姆约定的日子。也就是说“登陆”后，她要马上赶去纽约。她反复地摸着脖子上那串黑项链，老怕它丢了似的。

飞机在底特律遇上了大暴雨，延迟了一个晚上。

当她坐在机场旅馆房间的窗口，默默凝视着这座以不安全而闻名的城市时，她还不知道这已是另一轮命运的开始。

如果她与老天爷有默契，她可能就会领悟这一信号，留在美国，先会了汤姆再说。

可是，这场大暴雨白下了，它只把她多留在美国一夜，第二天她还是迫不及待地离开了美国，毫不犹豫地飞进了加拿大。

出飞机时，她只有一个手提包，轻装就踏进了她的“新祖国”。

每一架飞机都载着几个新移民，到这块新土地上来建立新生活。只有她，拿着移民签证，却没有行李。



“你的行李呢？”机场移民官问。

“还在美国。”

“你在这里有亲人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朋友呢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移民官充满疑惑地凝视了她几秒钟，将她护照上钉的那张 I-94 卡撕下来，扔进了垃圾箱。杨帆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

“欢迎你来加拿大！”

移民官热情地向她伸出手。杨帆笑了，握住加拿大的热手，使劲摇了两下。

出大厅时，几百张面孔正对着她。——她并不是他们要接机的那个人。她径直朝着他们走过去，插进人流，又投入了一座陌生的北美城市。

她是什么都不怕的，而且已经知道如何一个人闯荡一个新地方。

高速路、城市、高楼大厦、广场、现代建筑、喷泉、笔直的大道、无处不在的绿草坪。加拿大简直就是另一个美国。

可是，也有不同。多伦多好像更漂亮、更悠闲、更安全。人们的脸上没有纽约人的戒备、加州人的粗糙、华盛顿人的公式化、新奥尔良人神经质的快乐和西北人的乏味。从建筑和城市布局上看，这是个一度很有钱、很富足、政府想照顾每一个人的城市。

那座漂亮的加拿大国家塔，娉婷地立在天虹体育馆的旁

边，至今还是世界最高建筑。远远望着它，杨帆想起了自己独自登上的芝加哥塔，同黑人男朋友丹佐一起登上的圣安东尼奥塔……这些故事和场景，仿佛是在昨天，又仿佛已过了好多年。她又想起了纽约的帝国大厦，——她总是与这些带有世界最高建筑的城市有缘——再过两天，她将跑进电梯，升到帝国大厦的顶空。出电梯时，她将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她多少次魂牵梦绕的身影，在电梯正前方等待着她们。他们将冲向彼此，紧紧拥抱着，亲吻，流泪，让人们为他们鼓掌，欢呼。她情不自禁摸了摸脖子上那串汤姆送给她的黑项链，呼吸有些急促和潮热。

她先在一个旅游中心拿了张多伦多的游览图，打开，找到了几个汽车旅馆的电话，然后躲进街头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；比较了几家价钱，挥手叫了个出租车，开到最便宜的那家，住了进去。

一住进去，先打了一串电话，把几个政府机关的地址、上下班时间都问好，把路线在地图上查一遍，把先后顺序写在一张卡片上。

第二天，她顺利地办下了公费医疗卡、社会保险号码。这一切，她仿佛轻车熟路——毕竟走过的美国城市太多了。一个异国女孩，如果没有一点本事，如何能在外国成活？

排队申请公费医疗卡时，她前边也是一个从美国移民来的中国男孩子。两人聊到她马上要回美国办事时，他忽然扶了扶眼镜，行家似地说：

“你要是还有 I-94，就可以不申请签证直接过境。”

“真的？”她掏出护照，翻来翻去，就是找不到了那张 I-94，明明是在护照上的！

“他们移民官阴着呢！一进来就给你撕掉了！”那男孩笑了一下，“我也碰上了这种事。这下你要去美领馆签证。我不是打击你，十有八九你签不下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结婚了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你在加拿大有亲人吗？”

她又摇摇头。

“在加拿大有财产吗？”

她又使劲摇了摇头。

“那你完了！”他给她“判了死刑”，一点也不客气，“其实我反而喜欢加拿大，福利国家。你反正还在自由世界里！”

杨帆心想，我才不管住在乌拉圭还是沙特阿拉伯，我要见汤姆！

第三天，她按图找到了大学街后边的美国领馆，冒着雨排了三个钟头的队，终于把申请签证的材料递进了窗口。

“帆，我不能给你签证。”那个戴眼镜的女签证官公式化地对她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湿淋淋的杨帆，心一下子疼痛起来。

“我们有个规定，新移民必须在加拿大住满六个月，再申请签证。”

“什么？可我的东西、我的车都在美国啊！”

“对不起。”她淡淡地把护照还给她。

杨帆在市政厅前的广场上坐了一个下午。她的面前是一个很大的喷水池，周围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，在兴致勃勃地到处拍照片，以椭圆形现代设计的市政厅为背景。

这座时髦的市政厅是在加拿大极富有的时代建造的；而今，整个政府都在削减开支还赤字。

早上，她还风尘仆仆地走在这座城市里，就好像它只是她擦肩而过的无数北美城市之一。突然之间，她发现自己无处可去，无家可归了！一下子被围困在这座陌生的城池里了！

她在美国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上开得太久了，一时间忘记了这个世界还有国界之分！

杨帆相信世上绝对存在“命运”这种东西。还有两天就到和汤姆约定的日子了！可她却拿不到签证进不了美国。她想象汤姆在天空高处焦急地等着她，泪水就慢慢浸满了眼眶。“人定胜天”是句空话。

她曾以为她此生被宇宙陨石击中的机会为零，事实证明她是错的；在南达科他的腹地，一颗“陨石”掉进她的车里，融化了她，点燃了她。现在，她又在茫茫宇宙中丢失了那颗陨石，不知再度相会将是多少光年以外。

再也见不到汤姆了。这种疼痛让她几乎无法清醒地活着。

整个多伦多喧喧闹闹地弥漫在她身边——这也曾经是她的梦。在国内时，她就梦想自己坐在国外的广场上，看陌生的人流飘过，看和她长相不一样的人们游行似地走过她的眼前。对她，这是一种胜利。

做一个外来者，永远是她的梦。而今，她仍身在国外，身在北美，但却高兴不起来。

她甚至有些纳闷，能让她快乐的，到底是外国，还是男人？



看来，人的一生，每时每刻都有缺憾和痛楚；没有绝对的胜利，也没有绝对的失败。

夜幕降临了。

十点多钟，走在多伦多市中心。令她惊讶的是，整个城市竟灯火辉煌，人们尚在街头吃饭喝酒，完全没有纽约夜晚的那种恐怖。这是一座安全的城市。喷泉和彩灯，雕塑和情侣，行人和狗，她仿佛又回到了圣安东尼奥。只是那个黑人小伙子丹佐不再高高地走在她身边，望着她甜笑了。

也许，她边走边想，她将在这儿住下去，找工作，挣钱养活自己，再享受生活。也许，有一个人正在这座城市里等着她，等着机遇的降临。他又是谁呢？布兰恩吗？可他在南美洲啊！

先不去想这个！她的小红车怎么办呢？它还在旧金山等着她呢！把钥匙寄给旧金山的运车公司，花一千多块钱让他们给运过来？杨帆想。

自己这个“家庭”中，只有她和她的车。那辆车就像自己的孩子。她俩相依为命，谁没了谁都不行。如果有人逼杨帆，让她只能在她所有的东西里选择一件跟随她，她将别无选择地选择小红车。

生命的累赘越少越好。

街上的车灯汇成了一条模糊的金链，就像她两年前第一次开车进纽约去探险时看到的那种街景。但那时的她，还是个脆生生的闯荡儿；如今，沧海变成了桑田。

寻找纽约

1. 到纽约的第一天，就被“宰”了三刀

“下一个！”

法官是个黑发的白人。据说黑发的白人很严厉。

一个墨西哥人捏着罚单走上去，叽里咕噜争辩了几句。

法官头也不抬：“回去吧！”

坐在门口的杨帆已看见他这样打发了二十多个墨西哥人和海地人了。